

#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拉希德·古维德尔 迈拉瓦·哈姆德 艾克拉姆·祖阿泰尔

## 历史上的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北临黎巴嫩,东临叙利亚和约旦,西面地中海和埃及,自古便为战略要地。这里属于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微冷且湿润多雨,雨季为12月至次年3月。约旦河是流经巴勒斯坦地区最主要的河流,但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目前地下水用水量占全年用水量的比例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加沙地带的水资源匮乏状况尤为严峻,由于几乎没有地表河流,且地下水资源有限,再加上多年过量开采,目前已出现海水渗透的情况,当地居民的基本用水需要依靠境外输水等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根据官方统计,巴勒斯坦人口达一千零三十四万,其中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人口为三百七十七万,其余为流亡在外的难民。巴勒斯坦的通用语言为阿拉伯语,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巴勒斯坦在文化和宗教上占有独特的地位,除圣城耶路撒冷的犹太哭墙遗迹和伊斯兰教两大著名的清真寺——岩石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外,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以及拥有白色清真寺和阿拔斯哈里发宫殿的拉姆拉也是其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古城。

巴勒斯坦史称迦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定居于此。犹太王国经过了四百多年的冲突与纷争,于公元前586年覆灭于新巴比伦王国的铁蹄之下。此后,巴勒斯坦地区先后被波斯帝国和希腊马其顿帝国所统治。公元633年,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派遣四路大军进攻叙利亚。其中,阿慕尔·本·阿绥率领一路

军沿红海岸经伊勒(今亚喀巴)向巴勒斯坦挺进,旨在夺取耶路撒冷。阿拉伯大军行至耶路撒冷,起初攻城不得,遭受重创。提出和议建议后四个月,哈里发欧麦尔与拜占庭主教谈判。公元638年,阿拉伯人进入耶路撒冷,从此将其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疆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军事扩张,伊斯兰教也随之进入了巴勒斯坦。四大哈里发之一的欧麦尔在位期间,统一了货币,实行了人丁税的税收政策,鼓励非穆斯林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倭玛亚时期,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本·米尔旺在巴勒斯坦大兴土木,先后建立了闻名于世的萨赫莱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拉姆拉城也逐渐成形。除此之外,倭玛亚哈里发在全国推行政府机构的阿拉伯化,加深并巩固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整个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属性。相较于倭玛亚王朝时期,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距离巴勒斯坦甚远,但这丝毫不影响哈里发对此地的重视。哈里发曼苏尔和其子马赫迪都曾亲自参观过耶路撒冷。

从十世纪中叶起,阿拔斯哈里发的权势衰落,巴勒斯坦一度成为赛尔柱突厥人和法蒂玛王朝的领地。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向东方开战,以解决欧洲各阶级间不断升级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揭开了十字军战争的序幕。

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宣告将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在那里建立“犹太家园”。在英美的推波助澜之下,阿以冲突掀开了第一页:1917年11月,英国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同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此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拥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为了

在二战中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英国政府于1935年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但遭到犹太复国主义特别会议以及美国的反对,加之犹太人在二战中饱受迫害,更多的犹太人开始拥入巴勒斯坦,致使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间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升级。英国政府无力调节,被迫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1947年11月29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宗教圣地耶路撒冷——伯利恒地区则由联合国直接管理。其中,阿拉伯国的领土包括加沙、杰里科、拉法口岸、阿卡等重要城市。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纷纷对分治决议表示反对,并决定成立“阿拉伯解放军”与犹太人展开武装斗争。

为了反对以色列的武装入侵,建立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收回丧失的国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68年在黎巴嫩境内建立,开始了与以色列长期而艰巨的斗争。除巴解组织外,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武装力量也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与以色列展开武装斗争。1978年9月17日,埃及总统萨达特、以色列总理贝京、美国总统卡特共同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就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归属问题达成一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选举后产生的自治机构,以色列武装部队将撤离这一地区。1993年9月,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的关系出现突破,巴解组织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以色列则承认巴解组织的代表权。双方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加沙—杰里科协议》和《关于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过渡协议》。巴以关系进一步缓和,巴解组织接管了杰里科和加沙地带的管理权,巴以问题和平解决出现了一丝曙光。但是由于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巴以问题再次陷入了僵局,双方大小冲突频发。直至今日,巴以问题仍没有取

得实质上的进展,巴勒斯坦人仍然生活在动荡和不安之中。  
(魏书杨 编译)

## 封锁下的巴勒斯坦人民

“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饥谨,以及资产、生命、收获等的损失,试验你们,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他们遭难的时候,说:‘我们确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这等人,是蒙真主的祐佑和慈恩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黄牛章155至157节)

尽管战争的炮火使巴勒斯坦经济萧条,国民人心惶惶,俘虏和难民们饱受各种折磨,家园被以色列人侵占,可巴勒斯坦人民仍时常反复吟诵《古兰经》中的这几节经文。

在这种情况下,我力图探求巴勒斯坦民众和知识分子对哈马斯重新执政后,仍日益加剧,重到令他们难以喘息的封锁的看法,并试图找出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坚忍的巴勒斯坦人民正经历着怎样的磨难?以军所施加的封锁对巴勒斯坦人民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在如此严峻的危机之下,巴勒斯坦人民是否对未来仍怀有美好的期望?

通过上述几个问题,我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目前正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现状的关注,同时也请求掌权者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减轻他们身上早已不堪承受的重负。

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现状要比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更为艰苦。我曾亲眼看见,亲耳听说过,一些人的餐桌上除了别人救济和施舍的食物之外,再无他物。他们已经一年,或许更久没有尝到过肉的滋味了,他们去宰鸡场捡拾那些被丢弃的零零碎碎的鸡肉,那是屠宰场的老板所赠予他们的。我还见过有些人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今天吃了午饭,那明天就只能吃晚饭;有些人无力支付他们的房租或是子女的学费;有些人没钱买药;有些人不能够经常外出,因为哈马斯政府给他们的津贴十分微薄,所以他们不支持罢工,是

因为一旦罢工,他们连外出的路费都无法支付;一些妇女变卖自己的金饰和家具,来换取些许食物,以缓解生活的拮据……

上面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虚构的,我还亲眼见到过病人们为了进行血液透析常常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这是由于公立医院无力提供足够的此类检验设备所造成的。这家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对我说:一个病人就在等待进行血液透析的过程中死去了,因为他家里的经济状况无力让他到私人医院进行血液透析。

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数量过万的俘虏,他们在日益加剧的经济封锁来临之前,曾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要负担全家人的开销。我并不是说这一切是伴随着哈马斯的执政而产生的,或产生于他们执政以后。我只想说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发生倒退和进一步恶化是在工人遭受打击之后,他们被禁止在殖民地工作,职员们也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他们有将近十个月拿不到薪水。

如果你想上一堂如何培养耐心的课,那么,就请向巴勒斯坦人学习吧!有一次,我打算从纳布卢斯到拉马拉去,其间的距离最多不过耗时四十五分钟,但当我到达以军设置的隔离带时,排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的队才轮到我通行。于是我在心里呼喊:真主帮帮那些住在隔离带外面的学生们吧!他们每天上学放学往返于隔离带时,都是如何忍受这种通行检查所带来的折磨的?有一些正日日夜夜生活在这种遭遇下的学生曾对我说过:多么希望全世界都能够了解到我们生活在这隔离带之下的不幸啊!

关于这些隔离带,我搜集到了一些令人歉疚的故事:因为通行检查耗时太久,一些孕妇来不及去医院,只能在这里产下婴儿;一些巴勒斯坦青年被以军击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小心越过了分界线,而以军认为他们这种行为是企图不经检查就穿越隔离带;而在检查的程序中,男人更是比女人多了一项

令人备感屈辱的环节,他们必须要露出腹部,然后在以军士兵面前转一圈儿,以确定他们没有携带爆炸性的腰带,一旦有怀疑,以军也会对巴勒斯坦妇女提出上述检查要求,特别是当这些妇女头戴面纱的时候。

至于巴勒斯坦人进入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进行朝拜,则是一件痛苦到不能再痛苦的事情。当你踏入耶路撒冷时,就会看到阿克萨清真寺周围立着巨大的隔离带,更不用说早就存在的隔离墙了,它将邻里相隔,使亲友分离,把一座城分成了两部分,使巴勒斯坦人尝尽了禁行与封锁之苦。更严重的是,进入耶路撒冷的人必须持有准入证或者是犹太身份,能满足上述要求的巴勒斯坦人绝不超过百分之十。这就意味着其他人仍是难以进入阿克萨清真寺,除非是偷偷潜入。这么做的人当中有些失败了,有些成功了,可那些被犹太人捉住的人又是多么可怜啊!

我曾听说在当前这样的困难时期,巴勒斯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数量迅速增加。为此,我特地向加沙阿克萨大学的人文地理教授尤素福·卡米勒·伊卜拉欣博士求证,他说: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比例已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以色列在实施制裁、封锁方面所遵循的政策以及它所制定的占领与定居的安全政策,目的都在于破坏巴勒斯坦振兴与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巴勒斯坦国民经济的增强必将会对以色列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将会与它争夺自然资源与劳动力并在未来成为抢占本地市场的强劲对手,尽管现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进口产品中的百分之八十五都来自以色列。

封锁之下的巴勒斯坦学生过着处处受限、饱受凌辱的生活。封锁使他们和教师无法到学校上课,从而大大缩短了他们在一个学年中的上课时间,使得一些教师无法完成他们预定的教学计划。此外,更有一些教师和学生在他们去学校或离开学校的路上就死在以军的枪弹之下。更严重的是,封锁导

致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罢工,这些罢工事件给教育、经济、医疗都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其中最坏的影响就是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公立的医疗机构无法正常运行,病人们只好到一些私人医院就医,并支付天价的诊疗费用。

对于巴勒斯坦未来的经济状况,尤素福·卡米勒·伊卜拉欣博士预测说:由于以军对一些渡口的封锁,巴勒斯坦的经济将仍会面临诸多难题。以色列试图以此来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进出口产品,阻碍出口进程,进而使我们的工业和农业遭受重创。以色列对渡口的控制也使工业生产必需的原材料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所以,许多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工人停工,从而造成失业率的上升。与此同时,港口和加沙机场建设的持续搁置也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致使资本外流、工厂倒闭。此外,由于土地干旱造成可耕地面积减少,这对于农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一直以来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施加封锁,对巴勒斯坦的旅游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以色列继续控制巴勒斯坦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外贸易等,所有这一切都与财政形式和财政预算相关,从而加深了巴勒斯坦经济对以色列经济的依附性,直到完全依附于它。

当前的危机对巴勒斯坦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影响,固然有上面提到的各种消极影响,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含有积极的因素。体现在它激发了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精神,加强了每个家庭内部的凝聚力,封锁使人们开始寻找一切可以使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尽管现在的处境很艰难,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才愈发地坚定了同一个信念,它具有决定我们生死存亡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各种慈善机构和人道主义机构,在减轻战争给巴勒斯坦人民所带来的苦难、痛苦和社会压力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无论在战火之中,抑或是在封锁期间,它们都

在减轻外来压迫,消除消极影响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为千千万万的家庭提供了救治,为他们送去药品、食品和衣物,修建诊所,在边远的乡村实施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总之,它们已把温暖送到了巴勒斯坦每一个受到压迫的地区,那里的人们正在抵抗着敌人的侵略和战争的暴虐。所以,我们说,这些人道主义机构使那些已经失去希望,充满了绝望的心灵重获希望,燃起了求生的愿望,也使巴勒斯坦人民知道,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里,有人对你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有人与你们站在一起!

一个名叫穆斯阿卜的学生说:我们希望现在的封锁能够尽快解除,恢复支付薪水,提供就业机会,拆除以色列的隔离带,允许工人在以色列占领区工作。我们还希望国家成立统一的政府,营救被俘的巴勒斯坦人。

名为盖斯的纳布卢斯记者说:希望真主保佑我们尽早走出当前的危机,希望我们现在的忍耐能够开花结果,希望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坚忍。(赵书 编译)

## 圣城耶路撒冷

记下来  
我是阿拉伯人  
我的身份证是第五万号  
我有八个孩子  
第九个孩子,过了夏天也要降生  
你生气吗  
.....

记下来  
我是阿拉伯人  
我和穷苦的伙伴在采石场劳作  
我的八个孩子  
他们的面包  
还有衣服和书本  
是我从岩石里凿出  
我不会在你的门前乞求施舍  
不会在你的门槛前把头低垂  
你生气吗

这是巴勒斯坦著名诗人迈哈穆德·达尔维什在其名篇《身份证》中的著名诗句(《阿拉伯文学大花园》,薛庆国译,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诗句通俗易懂,描写了巴勒斯坦人民不为敌人所屈的尊严和反抗占领的勇气与决心。

一百五十年前,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对巴勒斯坦有过这样的描述:“一块没有希望的沉闷的伤心的土地。”但就是这样一块土地,由于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要冲,历来就是多事之地。多种民族与文明曾在这里冲突、融合、分化。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天启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虽被称为“和平之城”,但现实生活中的它并没有像其名字那样享受和平,沐浴在和平之光的照耀下,反而成为战争的城市;世人没有听到和平的礼赞声,在这片土地上却响起了子弹声、炸弹声和哭号声;虽有“万城之花”的美誉,但我们未曾看到繁花盛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迎风招展的景象,看到的是经受一次又一次战争的洗礼,饱经沧桑、满目疮痍的大地。

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多是变幻不定的,今天还是炙手可热的新闻头条,明天就可能成了尘封的记忆。但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暨巴以冲突,却始终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不曾褪去一丝色彩。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始终是一个有着文明特色的城市。耶路撒冷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着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迦南人于五千多年前由阿拉伯半岛迁至耶路撒冷,耶布斯人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建立了这个城市。公元前586年,迦勒底人纳布赫兹·纳苏尔占领了该城。公元前332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占领该城,之后为托勒密人和苏鲁基人继承。公元前63年,罗马统帅木比摧毁了该城。公元70年,罗马统帅提特斯又烧毁了该城。公元135年,罗马统帅哈尔蒂亚努斯再次烧毁该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了殖民地阿里亚·卡尔图利亚。哈尔蒂亚努斯的母亲在此建立了教堂,重新命名该城为“乌尔舍里姆”(即耶路撒冷)。公元636年,伊斯兰教第二位正统哈里发欧麦尔从巴托里里克·萨福兰尤斯手中夺得了该城。公元1099年,十字军占领该城,在此居留了八十八年之久。公元1187年10月2日,阿拉伯英雄萨拉丁·阿尤比解放了该城。公元1516年,奥斯曼人进入该城,统治该城至公元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区。1948年英国结束委任统治从巴勒斯坦撤出时,将西耶路撒冷给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者。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享有“三大天启宗教圣地”殊荣的城市。宗教和传统、历史和神学以及神圣的建筑,使耶路撒冷成为备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崇敬的神圣城市。众多的历史文物、宗教遗址,经历代文人墨客的渲染,给耶路撒冷披上了浓厚神奇的宗教色彩,似乎这里的一砖、一墙、一柱都在向过往的游人诉说着年代久远的故事。耶路撒冷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岩石清真寺、拜拉格墙(西墙)等伊斯兰教圣地,复活教堂、玛利亚教堂、圣徒哈纳教堂、朱斯马尼教堂、伊利耶教堂、萨欧德教堂、痛苦路等基督教圣地,圣殿山、哭墙等犹太教圣地共同矗立在这片土地上,是对耶路撒冷曾是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宗教间和平共处之地的最好见证。每一种宗教信仰都以崇敬和爱慕同耶路撒冷相联系着。

对犹太教来说,耶路撒冷是犹太圣约诞生之地,是犹太民族的宗教发祥地。犹太人从《旧约》前五章得知,先知们预言的弥赛亚最终将出现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那时候所有的民族都将融合为一。为了尽可能实现这一预言,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徒都梦想着死后能安葬在这一圣山旁的墓地里。犹太教徒同耶路撒冷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间断过。自

从约三千年前大卫王在此建都以来,这里就一直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家园,是犹太教信仰的中心和最神圣的城市,昔日圣殿的遗迹哭墙,仍是犹太教最神圣的所在地。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来没有忘记耶路撒冷。他们年复一年地重复说着:“明年相会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成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往返回自己家园的象征。

对基督教来说,耶路撒冷是耶稣生活、布道、殉难和复活的地方。公元一世纪初,基督教在巴勒斯坦诞生后遭到统治者罗马人的残酷镇压。据说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遇难。公元四世纪初,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准许基督教发展,并于临终前接受洗礼入教。其母希拉纳专程访问耶路撒冷时,捐资修建基督教复活教堂。因此,基督徒把耶路撒冷视为基督教圣地。虽然基督教会强调的是作为天堂的耶路撒冷而不是世俗的耶路撒冷,但是,在《新约》中提到的一些关于耶稣业绩和经受磨难的地方,一直吸引着基督教虔诚的信徒们前去朝拜。

对伊斯兰教来说,耶路撒冷是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大圣地。据传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1年伊斯兰教历七月二十七日夜,由大天使吉卜利勒陪同,乘仙马(布拉格)腾空,由麦加飞至耶路撒冷,在今阿克萨清真寺一块岩石上登霄,升上“七重天”。在接受“天启”后,于黎明返回麦加。先知穆罕默德把耶路撒冷定为穆斯林朝拜的方向,此后穆斯林定耶路撒冷为“圣地”,赞美耶路撒冷为圣地的文学作品在伊斯兰世界比比皆是。

耶路撒冷这座历史上曾是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宗教间和平共处的城市,到了现代,却成为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相互倾轧、厮杀的城市。从犹太人大规模拥入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直到现在,巴以之间的冲突就一直没有停止。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占领,反抗犹太化,反抗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耶路

撒冷的图谋,并最终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每天都有人为了这座城市流血牺牲。

耶路撒冷问题是中东和平进程中最复杂和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耶路撒冷的主权归属是巴以最终地位谈判中一个最难逾越的障碍。巴勒斯坦方面的立场是,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整个主权归巴勒斯坦,其中犹太人居住区和哭墙的行政权而不是主权归以色列,反对巴以共享东耶路撒冷主权或搁置主权。但以色列方面只同意巴方对东耶路撒冷的郊区享有主权,对城内的阿拉伯区享有自治权,对阿克萨清真寺拥有控制权。

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一直是影响阿以和平进程能否继续向前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它的最终解决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这座城市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片圣土,属于巴勒斯坦。诚实高尚的巴勒斯坦人,每天都在证实他们要在这块净土上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的诚意。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需要以色列再出现一个像拉宾一样的人物,真正用“以土地换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与建国问题;阿拉伯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团结,全力支持自己的同胞,使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形成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从而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和世界大国,要在和平进程中主持正义,摒弃双重标准,为促进和谈贡献力量。只有实现建立在国际合法决议和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的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地区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耶路撒冷才能通过历史的和解重新成为一个宽容和繁荣的吉祥灯塔。

我们有理由相信,享有珍贵文化遗产的巴勒斯坦人,会继续努力,终会重拾对耶路撒冷的权利,让橄榄枝在这片土地上繁茂,让和平鸽在这座城市飞翔。(李 蕾 编译)